

# 台兒莊大戰秘錄

(本文插圖刊第十頁)

## ● 蔣永敬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所教授)

### 徐永昌日記的由來

徐永昌(一八八七—一九五九)出身西北軍，一九三七年三月任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同年七月抗日戰爭發生後，任軍委會委員長保定行營主任，指揮第一戰區抗日軍事。十月中回南京，任軍委會第一部部长，次年一月，任軍令部部长，主持軍令，規畫戰局，以迄抗戰結束。

徐氏勤於寫作，自一九一六年一月四日至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七日病危輟筆止，留有完整的日記，計三八〇冊，約三〇〇萬言，一九九一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影印出版，分裝十二大冊。其任軍令部部长初期，適當台兒莊大戰之時，對於戰局的規畫，軍隊的佈署，敵情的判斷，戰事的經過，戰局的檢討，都有記述。此為根據當時情況的紀錄，其與一些當事人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及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等人的回憶錄，在資料上固有互補的作用，在某些觀點上，則有不同之處。在本文中，筆者不遑就這些當事人的一些回憶錄加以比對或辨解，祇是僅

就《徐永昌日記》的記述加以連串來看台兒莊大戰的一些情況。至於有關這次大戰的背景和前因，凡日記中有記述者，亦併及之。本文要點將含南京撤退後我方軍事當局對戰局的評估及準備；在危難關頭各方對和戰問題的爭論；士氣的振奮與韓復榘的伏法；台兒莊的序幕戰及其大戰的經過，對敗退敵軍的追擊和截擊等，希從徐的《日記》資料中來看其中的情況。有須補充說明者，當亦參考其他相關資料。

### 南京陷後的戰局和士氣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軍進入南京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已在七日離開南京前往江西星子。時任軍委會第一部部长徐永昌也在同一天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等一行離開南京，乘津浦路火車北上，次日到徐州。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設於此地，晤司令長官李宗仁。李對抗戰態度，徐在當日的《日記》中記云：

「八時(晨)睡尚未醒，車已抵徐，即偕健生(白崇禧)等詣李德鄰(宗仁)處。李德鄰主抗戰到底，且不希望任何國

際援助。氣勢不可一世，亦奇人也。」  
徐與李的晤談，顯然不大融洽。故在十二月的《日記》補記云：

「不可與言而言，失言。前日與李德鄰所言，豈止失言？且取辱耳！」

何以有此感觸？筆者的推測，可能是數日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Trautmann)到南京轉來日本議和條件，徐則主張接受日之條件而贊成議和者。到徐向李談之，受到李的反對，故覺「取辱」。

徐等一行到達武漢，在戰事失利的情況下，到處充滿悲觀氣氛。其在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記》記云：

「伯聰(魏道明，行政院秘書長)對於大局悲觀，其謂國將不國。余(徐)以為何至如斯？」

其在市面所見者，則為：

「日來見武昌街市遍貼宣傳壁畫，野蠻而惡劣。此無損於敵，適自暴其愚與殘耳。傷兵如何安(直如土匪)，交通如何復，士氣如何振(遇敵即退)。」

蔣委員長十四日晚間由星子到武昌。次日即與徐等高級將領會晤。對於今後情勢有所估計與判斷。徐在十五日的《日記》有記：

「蔣先生昨晚到此，寓武昌。約十時會晤，至時健生、敬之（何應欽）先到，馮先生（玉祥）繼來。關於敵情判斷，余料一、南北會攻津浦線，此為最穩妥之進展。二、海陸先攻我九江、南昌之線，此為敵最毒之攻戰。蓋既達南潯線，若國際無變動，即可攻我粵漢，粵漢一下，西南即成死地，華北不戰自屈，此為我最應注意者。」

以次各日，則為籌畫以武漢為中心的防守事宜。而前線不利的戰況亦不斷傳來。守南京的衛戍司令唐生智逃至武漢，述其突圍情形：

「唐孟瀟（生智）昨（十八日）夜已到。頃云：原定十四日撤出（南京），嗣於十二午後敵由幾處衝進，遂分別突圍，即第三十六師，八十八師，八十七師，五十一師，五十八師過江北撤（原定祇三十六師保護重兵器，渡江，走乃臨時八十八師等亦隨走，非預定也。）其餘出太平門西南撤。孟瀟云：若不為復仇，真不願出圍也。」

南京撤退後，李宗仁所轄之桂軍三個軍為第七軍、三十一軍、四十八軍，保持較為完整，分佈在津浦路南段之安徽地區。津浦路北段的軍隊則以韓復榘（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山東省主席）所轄三個軍第十二軍（孫桐

萱），第五十五軍（曹福林）第五十六軍（谷良民）為主力。此外尚有龐炳勳的第三軍團（實只五個團）及川軍鄧錫侯（四十五軍）、孫震（四十一軍）兩軍。韓的軍隊裝備訓練均較佳，惟韓氏本人則不願抗戰犧牲。至桂系其他將領如白崇禧者對抗戰的態度如何呢？徐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記》有記：

「健生昨日談話，不主德鄰軍力戰，以為在一地縱力戰亦守不了一星期；不如預留遊擊之力量為得計。」（徐原注：人慮向方（韓復榘）不力戰而慮德鄰力戰，此等情形祇能責己不好尤人也。」）

靠近第五戰區的在平漢路之第一戰區情況是如何呢？根據徐氏所記，第一戰區司令長程潛的作戰意志，也欠積極。上則同日《日記》有記：

「程頌雲（潛）來電，為恐將來受第五戰區影響，擬乘新歷年節將宋（哲元）部移至潞安一帶，將湯恩伯、關麟徵等主力撤至鄭州、許昌。不意程竟如此皇張，殊出人意料之外！」

「程懼敵進攻時，濟河不及，所以要早將大部（軍隊）撤退黃河。白（崇禧）恐德鄰（李宗仁）力戰損失過大，想預將有力部隊移開鐵路正面。白固勝程矣。（對程電余力言其非計，蔣先生是之。）」

### 和戰問題的爭論

正當各戰區忙於撤退聲中，德大使陶德曼在

十二月二十六日再度轉來日本第二次的議和條件。所提條件較第一次南京未撤退前的為苛刻。條件是：一、共同防共。二、不駐兵地區及特別組織之商量。三、日滿支經濟合作。四、賠款。以上限月底答復，軍事則不因此停止。蔣委員長正生病，於二十七日約大家商量，決請閻錫山速來武漢商量。（十二月二十七日《日記》）閻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在山西作戰，尚能屢敗屢戰。以交通原因，閻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始到武漢。閻的意見顯然受到尊重，徐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的《日記》有記：

「晤閻先生，渠對外交以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即詢德使中國加入日德義之防共協定如何？日如允中國加入，自須平等對我；否則可以證明日之侵我，非為防共也。（日對列國總以中國不防共為口實）。午間渠等外交會議，已決定以此方式答詢德使矣。」

以上決定，是否詢之德使，未見記述。但見徐之一月五日的《日記》，大家的意見，頗有分歧。其記云：

「由近來每個人之主張及日前李德鄰之態度，覺對內之不易言和較對外尤難，是今日中國真到最後危險時期，除日人自動悔禍不前或某一國（似指蘇聯）參加作戰外，我國決無苟全之望。」

一月六日，蔣召集軍政要員對於和戰問題，作一次鄭重的討論，其討論的情形及各人的態度，徐在當天的《日記》及十一日《日記》補記如



- ① 死守滕縣與敵軍在巷戰中殉國的二十二集團軍師長王銘章將軍
- ② 在滕縣殉國的一一二師參謀長趙渭濱將軍。
- ③ 在滕縣殉國的一二四師參謀長鄒紹孟將軍。



下：

「午前十一時會於蔣先生所，汪（精衛）先生報告現情勢至明顯。最後蔣先生語亦強韌皆備。」（一月六日記）

「六日蔣先生處集議，汪先生曾云各國經濟制裁日本云確已不能成立，雖美之汽油亦不能不售與日本，軍械除蘇俄能略助我外，其他各國自身尚須努力，決難分我；希望任何國家參加作戰一層，若無特別大變動，可以說完全絕望。俄使且表示俄加入作戰，於中國不利。（即俄日開戰，歐洲必有事，英懼俄發展，且與日聯和。）又云：德使亦謂中俄過於接近，甚失英美之同情，德國所以盼中日早和者，恐日本消失國力太甚耳。岳軍（張群）於此略有補充，程頌雲、孔庸之（祥熙）略重持久抗戰，蓋一則表示不屈，一則有意悅人。閻（錫山）先生除「我們一切應聽中樞主張」一語外，多浮誇語，非衷論也。健生未發一語，聞對閻先生講陶德曼進南京（指上次赴寧轉達日本第一次議和條件事），俄機即飛九江；今日中國捨聯俄無路也。」（一月十一日記）

除了蔣中正和李宗仁外，其他主和者多，汪是更不死心，一心一意要和，徐永昌頗傾向於汪的主張。以次各日，是徐在《日記》中的表白：「五時許詣汪先生，渠談日人正催我答復（仍前之四項），恐三五日無確復，即將大舉西來；且微聞英日進行妥協，前

途愈不樂觀。余（徐）謂決對堅持長期抗戰則危險太大（全國無能戰之軍）；若質直言和亦萬難做通（別有用心者有之，狂妄不識利害者有之，心知其非姑以取巧悅人者有之。）今日之事，尋延宕途徑如何？渠（汪）謂蔣先生果其行（此）途徑，並不難求。」（一月十二日記）

「午間詣岳軍談關於和戰問題，渠以為既不能戰，即須求和；但敵人條件恐非我們所能堪，且共黨方面、桂軍方面反對必烈；若劉湘之反對，祇他個人之勢力地盤問題。所得結論，是明白者不願負責，愚昧者想得便宜。汪先生昨談：許（世英）大使來電，以為今日求和，以前所有犧牲，豈不毫無代價？所以主戰甚力。」

「致電蔣先生（此時在隴海路），和不必有成，但能延宕下去，即是大利」（一月十三日記）

「前日與汪先生討論延宕問題，余以此等事萬不可令蔣先生負責。緣此等時期設蔣先生因此搖動其政治地位，直無異顛覆國家。汪先生極是余說。（最好是汪先生負責進行）。」（一月十四日記）

「悉復日文大兒戲（略以日提條件太廣泛，無從置答）。陶使聞復文後，約一刻未置詞；旋謂此與拒絕何異。」（一月十五日日記）

## 為振士氣韓復榘伏法

蔣的拒和，以及李宗仁的主戰，大局尚可挽救，自一月七日起，即作續戰的佈置，一面調動軍隊，以固守武漢為其中心目的；並於一月十日前往隴海路，召集將領開會，鼓勵士氣。最轟動一時的措施，是將韓復榘扣留，押解武漢，交付軍法審判，並迅即執行槍決。

按自南京失陷後，津浦路北段情勢即趨嚴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軍由青城、濟陽渡過黃河，二十七日入濟南，韓不戰而退。三十一日泰安失陷。次年一月二日，韓又放棄大汶口，日軍即於五日陷兗州，迫向濟寧。武漢方面，亦不斷接獲報告，徐之《日記》亦記：

「為章（劉斐）轉李德鄰電話，述韓向方（復榘）無戰意。」（一月三日記）

「向方報告敵便衣百餘，裝甲車數輛，攻佔我大汶口，如此我兵已到，遇敵即退。」（一月三日記）

「昨日敵入兗州，今日已迫濟寧。」（一月六日記）

「蔣先生偕健生午後飛往隴海線一帶訓話。」（一月十日記）

「九時許（晚），紹戡（濮彥圭，徐之秘書）歸謂韓向方且到（武漢）。余謂蔣先生如隴海線，渠胡能來？哲氏（熊斌）與紹戡電話，謂向方之至，由押解而來。事出蹊蹺，恐有別故。」（一月十二日記）



①台兒莊正面作戰的主將，左起孫連仲、田鎮南、池峯城。

②臨沂之役國軍在壕中穩紮穩打，誓死不退。



「關於懲辦向方命令，係不遵命令，擅自撤退，收繳民槍，勒派煙土，強索民捐，侵吞公款。着革去本兼各職，拿交軍法執行總監部依法懲治。」（一月十四日記）

「早九時擬舉行紀念週，因空襲警報，遲至十時半，蔣先生當眾宣佈韓向方罪過。」（一月二十四日記）

「今日任何報紙未看，紀念韓向方也。」（一月二十五日記）

從韓被扣押到執行槍決（一月二十四日晚），為時僅有兩周。然其所犯「罪過」，縱屬事實，亦非韓氏所獨有，其他將領或有較韓為甚者。故徐在韓氏伏法的第二天，「任何報紙未看，紀念韓向方也」，顯有不平的感受。但韓氏之被處決，顯為振作士氣。其效果，也就立即的顯示出來了。是韓之死，雖不光榮，但亦不無代價。此項效果，在徐的《日記》中雖未見反映出來，但在政府另一要員王世杰的《日記》中，卻有連續不斷的記述。列舉數則如下：

「韓復榘被逮，監禁於漢口；此舉於前方軍心，或有相當之好影響。」（一月十四日記）

「近日自韓復榘被逮後，蔣委員長親赴前方視察，津浦線士氣較振。佔據濟寧之敵，頗受我方威脅。」（一月十六日記）

「近日前線士氣，經白崇禧對桂軍不戰而退之高級軍官執行軍法，暨韓復 逮付

軍法會審後，顯呈好轉。」（一月十九日記）

「韓復榘於今日被判處死刑，並已於今日晚間槍決。韓氏未加入偽組織，外間尚以為政府或貸其一死。近來軍中士氣日餒，極需振奮，韓氏在魯，除不戰而退外，尚有其他種不法行為，故終不免於死。」（一月二十四日記）

「近日我軍在晉魯軍事，均有轉機。敵軍傷亡頗重，月餘以來，魯豫晉戰事均激烈，但我軍無未奉命而退者。至今在晉作戰之軍隊二十餘萬人；雖屢被敵軍猛力壓迫，尚無一人渡河。凡此大半由於韓復榘死後，一般將領畏法之故。」（三月十八日記）

有了振作的士氣，才能有台兒莊的大戰和戰果，其間的關係，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 台兒莊的序幕戰

台兒莊大戰的序幕戰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到二十三日的臨沂之戰，和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間的滕縣、臨城、嶧縣之戰和相繼的失陷，二十三日敵軍衝到台兒莊北泥溝車站，徐州城內已聞砲聲。二十四日以後，展開台兒莊大戰。攻臨沂的日軍為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師團；攻滕縣，臨城，嶧縣而至台兒莊的日軍為磯谷廉介的第十師團。這兩個師團均為日軍之精銳。

我軍方面，在臨沂作戰的為龐炳勳的第三軍團和張自忠的五十九軍；在滕縣到台兒莊一帶作

戰的，自三月十七日川軍退出滕縣後，即由湯恩伯的第二十軍團所轄五十二軍和八十五軍接防，以及孫連仲的第三十軍進入台兒莊。除龐軍外，其他張、湯、孫各軍都是二、三月間由第一戰區調來的。徐在二月二十六日及二十八日兩天的《日記》記述有關上述軍隊的使用計畫及調動情形如下：

「程頌雲（潛）主張撤過河南岸之軍計商啟予（震）三師，李必蕃一師，張自忠十團，湯恩伯兩師（八十五軍），關麟徵兩師（五十二軍），孫連仲兩師半（三十軍），共十三師。除用於隴海兩師半，其餘皆東調西調而已。」（二月二十六日記）

「余主增兵急攻津浦北段，敵如抽入晉部隊來援，在我等於救晉。否則敵終弱勢（濟以南敵兵弱）。且我擁集武漢南北之軍，不於此時用於晉魯；晉魯萬一不守，武漢縱然守住，為計已左矣。」（二月二十八日記）

上述對部隊的調配對台兒莊的序幕戰有了作用，其三月十八日及二十日的兩日《日記》記云：

「第五戰區敵人已有一部攻過臨城，湯（恩伯）部有四師轉過徐州以北，其張軫師（一百一十師）亦擬由蒙城北調。已令鞏、洛之孫仿魯（連仲）全部（二十七師、三十師、三十一師、四十四旅）先往歸德開。」（三月十八日記）

「津浦滕縣孫（震）、鄧（錫侯）川軍敗退已過運河，當湯軍進援時，孫震謂滕縣尚在我手中。湯以隨到之一旅急進，不意滕縣早失，敵大部南衝，湯之一旅幾於覆沒。刻湯據運河及韓莊以待後部集結。頃已令孫連仲兩師開徐，一師一旅直赴運河以濟湯矣。（前日我臨沂之張（自忠）龐（炳勳）打一勝仗，敵約三聯隊向莒縣沂水潰退，為開戰以來第一可記之戰。若亦如孫、鄧部者，此時徐州已完。」（三月二十日記）

對於臨城南進之敵，是攻是守，武漢統帥部在三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的兩天會議中，有不用之決定。先一日決定進攻，第二日又決定緩攻。

錄此兩日的《日記》如下：

「五時（下午）會報，為徐州北段戰事討論至八時方散。」（三月二十一日記）  
 五時會報。昨決定以兩師置徐州，一師半過運河（攻勢）。其餘五師分兩三梯次側擊臨城南北（限於敵有增援大部而言，如無甚增援，可不多展開部隊，擬祇以三師半解決當面之敵。）今日又以為不必積極，暫緩進攻。（恐敵守，我不攻堅也。）」（三月二十二日記）

統帥部做了上項決定後，蔣中正委員長和徐永昌等即於當晚由武漢乘火車北上。二十三日晚到達鄭州，對於臨、嶧之敵，決定停止進攻，並以電話告知李宗仁。其經過，徐在這天的《日記》有記：

「早七時以後，在武勝關以北之李家寨停車久之。晚七時到鄭州，程頌雲、宋明軒（哲元）、商啟予（震）、白健生、劉經扶（峙）皆在斯，對於第五戰區諸人咸主積極進攻，蔣先生以為敵佔臨城、嶧縣三四天，工事已堅，攻之不能下，爾後又難撤退；敵人另以一軍攻魯西，我無兵應援，隴海被截，徐州危矣。不知停止進攻，以待敵之來攻。因令健生立以電話轉達李德鄰。十一時，上車，向徐州出發。」

### 不受「君命」打開大戰

蔣中正一行於三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乘火車到達徐州，李宗仁向蔣報告停攻命令已無法追回，前線大戰已經打開了。徐當天《日記》云：

「九時許抵徐（暫息於隴海官房），李德鄰報告前方情形，並述指揮官地點不通話，命令無法追回；且軍隊已經開始進攻矣。（其佈置由韓莊至台兒莊沿運河線為一百一十師及四十四獨立旅。三十一師位置於台兒莊北，驅逐台兒莊、嶧縣間之敵。二十七師在台兒莊。八十五軍進攻嶧縣，如不能即下，當令一部監視之，其大部進攻臨城。五十二軍進攻棗莊敵人後向官橋之敵前進。）當決定健生、蔚文（林蔚）到台兒莊視察。」

「午後二時許，台兒莊轉來電話，三十一師已將當面之敵擊退（敵向東北撤）。

五時上車，向洛陽出發。」

三月二十五日以後，戰況激烈，一直到四月六日敵軍潰退，在徐之《日記》中，每日均有詳細戰報。錄其要者如下：

「傍晚蔚文由徐州電話（渠今日由台兒莊歸徐州）謂台兒莊北面之敵經擊分三路後潰。嶧縣有敵三四千，唐克軍數十。棗莊有敵二千，韓莊敵不過數百，已略向北移動。又臨城敵有向嶧縣移動說。臨沂之敵亦三四千，龐十分告急；張自忠回援已到。（張軍日前擊潰敵後，本調其東擊滕縣之敵，張方向費縣集結，敵又回攻龐。）」（三月二十五日記）

「早間蔚文電話：一、臨沂龐部犧牲太大，祇剩二千餘。敵四五千距城十里，砲彈已入城內。張軍較好，均無反攻力，已調繆徵流一旅及湯之騎兵團來援（繆部明日可到）。二、台兒莊北敵人二千今明日可以解決。俟解決後，擬調一師至臨沂替龐（龐部即調郟城整理）。三、湯之棗莊可以即下，臨城敵三千正來增援，湯已派部邀擊之。嶧縣仍在監視中，四、敵後方線為我所斷，亦無增援。我軍擬先解決台兒莊及棗莊。」

「午間蔚文電話，昨夜龐、張出擊，頗多斬獲，敵人後退。」（三月二十七日記）

「五時徐州電話：一、繆軍一旅及湯之騎兵團加入臨沂，今早出擊，敵人向北敗

退。二、敵人主力在嶧縣，我湯軍除一部監視嶧縣敵人，一部協攻台兒莊敵人外，大部在控置中（台兒莊三分之一為敵攻佔，我三十一師對敵正面，二十七師在右，四十四旅及三十師之一旅在左。孫（連仲）對台兒莊北之敵人已用過十分之七力量。」（三月三十日記）

「蔚文、為章（劉斐）電：一、台兒莊已失其半。二、三十師攻南洛（台兒莊西北）挫退，敵人一部已到運河萬里閣、頓莊之間。三、黃光華師（一三九師，屬商震部，歸湯指揮）一部由新安鎮調回至台兒莊西南之韓山寨山間以防敵過運河（運河此時無甚礙阻力）。四、電話時適悉軍先頭已攻佔馬莊（嶧縣，蘭陵間）。孫、湯兩軍團長已取得連絡，情況已好轉。」（三月三十一日記）

「十一時會報，臨沂敵人三千北退，轉而南下擊我湯軍團之側背，刻正向嶧縣蘭陵間猛進，而嶧縣敵人三千東進迎之。我湯軍團之王軍在北，軍在南亦截擊之。」（四月一日記）

大戰從三月二十四日進行到四月一日，已是第九日。雙方戰鬥雖甚激烈，但亦陷於膠着狀態中。論形勢，孫連仲軍之三師半守內線（台兒莊），湯恩伯軍之五師打外線（嶧縣臨沂間）。論人數，我軍多於敵軍。我軍士氣雖旺，但火力則不如敵也。徐在四月一日的《日記》有如下之評述：「敵人用兵活潑如此，猛勇如此。據報

此一帶共有敵一個半師團，我則除張（自忠）、龐（炳勛）在臨沂，黃（光華）在台兒莊西南未用外，八個半師竟不能挫折之。一任敵人橫行。昨日（三月三十一日）台兒莊幾頻於危（按我一師此時不過六七千，敵一師則兩萬）。蔣先生主再加預備軍，竭力殲滅台兒莊之敵。余以為不到萬不得已不增加預備兵，祇求與敵持久而不出岔，且能保留多數預備兵，不求速解決敵也。緣縱增加亦未必能完成希望，徒增敵致死力於戰，不若持久以耗敵力，以養我氣，所謂待敵之可勝也。」（四月一日記）

四月二日，蔣委員長令調黃光華之一三九師及周暑之第六師向台兒莊增援。戰況即見好轉。徐之四月三日記云：

「一時會報，昨夜我軍襲台兒莊內之敵，斃其一部，仍有一小角為敵死守不退。今午總攻開始，即黃師、周師與關軍大部合擊台嶧間敵人，王軍及關軍一部合擊嶧縣蘭陵間敵人。」

「九時（晚）哲民（熊斌）電話，臨沂轉來之敵已為我擊潰消滅（該敵為其第五師之一聯隊，由晉調來者）。敵攻台兒莊尚力，經黃、周師進攻，敵漸不支。預料明日可以成功。」

四月四日，李宗仁、白崇禧均往前線督戰。據報敵軍後方已有後退情形。五日，蔣電責湯軍團作戰不力。湯軍加緊攻擊，戰局改觀。徐之五

日以後的三天《日記》記云：

「徐州電話，關軍到柿樹園之線（台兒莊東北約十七八里），王軍到朱莊之線（在關軍之南）。周軍到賀莊以西之線（在王軍之南）。敵有退卻模樣。又曹福林之六團（五十五軍）今晚已到嶧縣。」（四月五日記）

「早間徐州電話，關軍已達蘭成店，王軍亦達紙石橋。敵近兩師團油彈似盡，火力漸微。唯向城北有敵一部來援，我關軍一部預備隊正迎擊之。」（四月六日記）

「早悉，關軍右翼昨夜已無敵人。現關軍一部已達北洛，孫軍亦達南洛。此時唯台莊以東之陳家渡一帶尚有作戰而已。」（四月七日記）

### 退卻與追擊效果不彰

四月六日晚敵自台兒莊退卻，大部分是向嶧縣方面退去。我軍曾予追擊和截擊，似乎效果不彰。以下幾日是徐記述我軍進擊與截擊的情況：

「十一時會報，適接徐州電話：一、敵人一部向嶧縣方向退卻，其餘尚在包圍中。二、湯部在鐵路以東，孫部及張軫師在鐵路以西，向嶧縣追擊。曹福林部亦向嶧縣進截。孫（震）鄧（錫侯）川軍令向韓莊。」

「午後一時，徐州電話：一、潰敵為磯谷、板垣兩部，正向嶧縣方面逃竄。二、派



周(晷)軍清掃戰場。追擊佈署如前。二十一師(李仙洲部)主力向臨沂,一部向費縣搜索前進,以後歸張(自忠)指揮。三、請派能開唐克車者來。」

「七時許(晚)徐州電話,敵大部向嶧縣,一部向費縣潰退。台兒莊一帶敵遺留傷亡不下三四千,且有俘虜。」(四月七日記)

「早悉。昨夜十二時徐州電話:一、退潰之敵大部在嶧縣,一部尚在泥溝。二、我追擊軍除第二師(屬關部,鄭洞國)已達嶧縣東之九山(為該一帶之最高點)。其餘無進展。」(四月九日記)

「徐州電話,嶧縣敵將近兩萬,已由晉調一萬。關外七八千來援,尚在途中。又台兒莊之役我軍傷亡近三萬人。」(四月十日記)

「據徐州新回之孫參謀等稱,台兒莊敵人退時,我僅與其後衛部隊接觸,未能抄截猛追,所以祇有殘破物品之虜獲而已。」(四月十二日記)

「追擊、截擊的效果,均不顯著,想進一步消滅敵人,已不可能,祇好暫時停頓下來。李宗仁、白崇禧、林蔚、劉斐等在四月十四日兩電武漢統帥部云:「敵反攻固不易,我圖消滅敵人亦難。現擬一面監視敵人,一面集結主力於機動地位,一面速行補充並斷敵補給,一面誘敵離陣地,以達繼續攻敵之目的。」(四月十四日記)



徐州會戰時蔣中正委員長(中)與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左),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右)合影。